

眉公秘笈

二

見聞錄 五之七

漢書門			
九	八	四	九
一	一	入	號
二	一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七	八	書	
〇	四		
函	九		
二	一		
一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49	
冊數	12(2)		
函號	370	5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眉公見聞錄卷之五

萃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太保費文憲公記尚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
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
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
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

眉公見聞錄卷之五

身聞錄卷五
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
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
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
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卽病痰火重以庚
戌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瘡久不
愈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瘡亦念宏甚宏欲展
省則拘於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

乞養病以歸時張公爲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
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諭拳拳移時乃別將
別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
晚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旣而啓封
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減於
骨肉之厚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教于飲食
嗜慾喜怒頗致敬焉自辛亥迄今蓋幾三十年
公所贈扇中遭多故已不存矣乃記錄如右見

前輩愛士之心如此其至爲後生者所當取法而不敢忘且使兒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寔却疾養生之要旨也公諱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納政歸數年年八十餘乃卒自言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暑行渴甚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卽吐之公移屬稿亦瞑目端坐但以意授之筆吏其慎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不罹於陰陽之

患也公操履純潔始終一致弘治初與三原王公宗貫安成劉公紹和同心輔政選舉公明前後皆不能及雖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爲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則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多服其言以爲得大體云其爲浙江提學深得士心凡公卿子弟卽學業未精亦聽

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不容
濫與也每見後進輒教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
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扇中
所示多節取焉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而
非眩博爭妍以逐時好者也鏡川楊文懿公嘗
爲宏言其平生交友惟公及廣昌何公廷秀蕭
田彭公鳳儀皆出刑部蓋皆一代之端人謹併
識之正德十三年五月八日寓郡城雨中書見

費文憲公集莊簡公宅在吾鄉郡城南門外牌
坊有完名全節四字乃 玉音也公真可謂無
忝矣

陳先生諱璩台州臨海人永樂戊子浙江鄉試
已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
郎中盧信事繫獄遭劇疾第琛入侍因感疾卒
先生哀之然未嘗歸怨于盧晚年家益貧然急
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

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
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其廬敝欲爲葺
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却之

黃公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改元
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
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
年抵京授廩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
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懇國

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
肆力于學以已心爲嚴師而蘄造于賢聖擇然
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
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
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若此補郡庠
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
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趾道監
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

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
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
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
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
爲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
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
皆淵奧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幅鄭
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撰考

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
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
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
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
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

吾鄉徐司空達齋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
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
別各上馬去而達齋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

以扇叩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
死和存張大銜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
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客待之良苦已
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
笑謂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
有爲公昨指者上海顧小川爲徐文貞公壻謁
見大守方公廉適有同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
當朝宰相爲岳丈其倨如此三事皆用蔡伯喈

調謔談之可發一笑

萬曆己卯蘇松水災徐存翁與張太岳書云自
現兒行後以老病增劇又伏念翁輔佐 聖主
日有萬幾不宜以寒暄常談上瀕聽覽故累月
不奉書惟仰望台垣祝禔福日隆而已茲僭有
稟瀆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爲之首此翁
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
已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巽訟教之以爭奪民

見聞錄卷五
靡然斷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
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
爲富者之財散入于貧則貧者均當富矣而豈
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徒競
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
故而富者之衰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
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蠱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
入供輸常賦幸賴 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漑

糝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
三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千里
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
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
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
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
以謀生于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
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竭欲望買

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隣郡
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强者劫掠
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巡撫胡中丞適在兩
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
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
繁猥寔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輶車所不
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
抑鬱之氣卽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

仰惟 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翁道崇致主
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
數百萬之衆漂屍填東海乎又况財賦重地
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况自星變以來豪猾奸
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
之厄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
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
下 恩例及察今胡中丞所 請破格加卹庶

遺黎獲存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
免存留分数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聞治民者
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
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
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
聚散之權乃更倒持于下縱能委曲弥縫勉强
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
者然其机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翁明睿

如翁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翁莫能知亦
莫能任也此天下所以胥翹首跂足而望翁也
階跼伏山林行且就木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
受 國家之長養垂八十年受翁之深知今亦
三十餘年每思一效尺寸以贊 皇上如天之
鴻施揚翁無疆之休聞不愧古所稱老臣益友
者故敢冒譏出位忍笑迂澗而具以陳于台座
倘蒙俯察其心少垂聽焉豈惟階之榮幸豈惟

身聞金卷五
階之榮幸臨楮無任戰汗仰望之至不宣張太
岳復徐存翁書云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
非人積怨干和所致假令明主循漢家故事策
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在汰黜之首矣捧
誦台翰不勝愧悚先是撫按疏至上覽之痛惻
已兩奉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而未沛
者非靳也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
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謹再擬旨申仁

主于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俟勘疏至卽破
格蠲貸必不敢虛文塞責以重得罪于元元也
人旋謹百拜以謝台教

洪熙改元 朝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常蘇
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鄭觀先生應詔同舉十
一人試天曹以先生爲首會 仁廟上賓不果
用太傅安遠侯柳公昇遂請公于朝以爲子師
柳公歿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 特旨授訓導

身附金卷五
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
何禮部尚書胡公荐升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
自冷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
王元美先生墓誌銘瑯琊大司寇王公卒計聞
上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旋遣中書舍人視事
賜金四百兩予主事士騏疏辭不允公法得專
葬以哀思大司馬令祔于項涇賜域思質公墓
昭位之次嗚呼從遺志也公奉家諱凡所爲委

蛇屈信欲有效于司馬公者海內士大夫或未
必盡知而其後先出處之際當時徐文貞楊襄
毅公皆爲動色勸勉至袁安節先生垂老且以
冢宰薦公自代夫亦念王氏世受國恩宜以君
父大義自裁余亦度公始終有不得不出者二
方嚴氏炙手時其意欲引置公爲重數近而公
數遠之終不能籠公而會楊椒山當論報密使
人告急且以孤相托公馳騎屬座王王太常亟

見聞錄卷五
往营救而王以嚴氏客語泄公又爲楊夫人削
稿請代上之尋椒山受辟之次日又出宣武門
酹酒泣奠津遣發弱嚴氏微聞之意不樂而思
質公又以沈青霞冤死北向唾罵不已遂以此
中禍公亟奔燕中且行且躡沙垢覆面與弟敬
美日夜扳車遮道哀籲甚楚已又扶喪車下潞
河荒迷震眩死而復生再矣會 莊皇帝奉遺
詔嘉與天下更始公方病瘍羸瘠不能起匍匐

至都門外匿跡蕭寺泣草上陳冤狀 詔與故
官而思質公之事始白所謂公之不得不出者
一也思質公雖蒙 先皇帝昭雪然猶藁葬淺
土撫按學使繼以卹典爲請而新鄭公與鄉衮
構讒齟及茲事禮官惑於浮言勒令候議公日
夜腐心切骨不敢復上陳請之疏適而臺條列
三吳便利并及遼左功狀下宗伯覆請 賜而
祭全塋崇贈大司馬郁太夫人僅四品封亦兩

與恩榮比時啣 天子命焚黃墓上邦君大夫
及賓客至者車騎如雲男女夾道擁觀以萬數
公捧誦 綸音感極而痛率子姓鴈行望闕九
頓謝而至是思質公之事始大白所謂公之不
得不出者二也公諱世貞字元美自十五咏寶
刀詩師爲之避席旣弱冠舉丁未進士耻從柄
臣道地竟不謁館試以刑曹郎與李于麟諸子
日相唱和名奪公鄉間公又日坐公署剖決案

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
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而以督學擬公
皆爲嵩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
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公身繫袴褶集強壯教
之射申飭保甲重懸購盜之賞又于州邑畫爲
四方或八方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
逐而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
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

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撫臣丁公每謂人曰有王君在吾豈復有東顧憂哉則以詢公公曰凡捕盜者其才勇狡黠過盜一等者也吾嚴其詐害之禁而復事掣之彼袖手不爲我出死力矣是縱盜也吾知賞其功而事姑息之則彼之毒民也甚于盜是益盜也第操縱不失術而已乃以其法行之期年盜遂解散而無何思質公之變作公解綬奔難還伏草土中幾十年

嵩修薦起大名公堅不欲赴以八事應 詔陳言曰此可藉手以謝 朝命矣因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則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至匝月不止既嫁則婿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也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來奠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也公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三十餘

見聞錄卷五
以軍論供輸則大名之與真定各平而是時
大名鬪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于大
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公力爭曰爲真定者以
饒瘠而槩之是以大名六而真定四使爲大名
者以州邑之數而衡之則大名二而真定八今
請無論郡論州縣可也論州縣亦不必大名與
真定埒大約大名無下等真定無上等取大名
之中者與真定之上者並賦而大名之上者與

真定之下者各自爲賦衡之則大名尚不得四
而真定六于是大名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
叅政公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
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公首捐俸五十金
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旌
其閭及冬報粟得三萬石又疏乞改折臺使者
不敢言而公得請十五萬石吳興之人賴以活
者甚衆未幾自湖蘇長晉臬以郁太夫人憂去

服未除薦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問
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節出鎮鄖楚鄖故簡僻
前中丞每臥而治之公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
刷軍政清屯田鄖中遂隱然爲重鎮江陵方與
公詬弗善也公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
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適有太原貞女
立化事甚著公念家難後居常忽忽每思以空
言消之而又緣此杜門謝交斷文字之役者數

年其後兩京臺必自交薦起官刑曹侍郎但堅請
予告而已又其後方以思質公郵典具疏陳謝
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
之命又下然公皆不得已一再應 朝命非其
志也公自尚書郎荐歷卿長浮沉中外凡四十
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治精
爛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
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緹帥陸公炳索不得後濟

見聞錄卷五
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公曰狡賊欲緩死耳立
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
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
而圍玉公大咲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喪寧衣
朱圍玉耶且寔不髯而肥盜搏穎大服部民雷
以捕盜橫萊雜間海道宋君購之急而遁宋
以公欲掩取而微露其語于王尉捕者還
報又遁矣公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

勝常公心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
之曰若柰何匿雷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汝耶
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公曰
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
王尉爲之日期果得盜公遂以還宋君而請寬
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
縛一人至稱寬公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
者聽皆上其足躡絲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公

身聞錄卷五
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
首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綠絲履曰此逸
盜也公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
徐進道者好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
之不報俄有令請間曰進道勒兵反矣公偵之
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
道密友也公召謂之汝交關進道應死能以進
道來貸汝不然者死無日矣卿應命去俄報進

道飯某所矣公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
營立散其黨亡諱者青人舉手加額曰吾輩始
帖枕矣卽陽時驛以一紙報公有樂平王次子
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游天下
勅郡縣盛爲供帳公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
不得出而譴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禁止之而
遷其從者李汝貴秦太兩人得狀蓋以御女術
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櫻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

汝貴爲之翼奏旨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此數
事摘發隱伏捷如神明其能聲日馳都下都人
士聚而歎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益自
負強項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權貴人往往骯
髒守法故言者多附影憑燬而起嘉靖間陸炳
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校閭某欲貸其死
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旣復因執政以請
卒不許當時業無不側目公者已新鄭柄相國

掌銓客輻輳集公獨引毋疾乞休新鄭曰吾出
而彼歸者何也是將臥而待遷乎不聽休而南
牀已先伺高公旨中之江陵初欲處公史局公
謝唯唯江陵以爲有心遠已也荊州地震公引
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
令者王生江陵頌弟也公論奏不少貸又貽宗
人書相公浸濡耳目之好非社稷福其人洩之
江陵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

用公而竟以浮言嗾公去大抵新鄭福江陵橫
其鋒鍛視分宜遠甚而公亦時起時躡數引避
于繒弋之外者亦屢矣公生而美姿觀風采玉
立與客談咲覺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
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為泫然罷酒在浙
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為文以奠辭極悲壯
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
釐配享公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

入每欲牽衣而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臯比
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
然誦法一念迄死未嘗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
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
姬侍臧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庵
公義田千畝公倍拓之又為祠專祀晉卽丘子
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
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于故人兄弟白首

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
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
函書或進而附公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
恣於詈公以示角公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
與如初凡公之門其品遠近醜好凡盡八方而
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凡數百變公皆性
安之弥成其大而巳公生於嘉靖 年月日卒
於萬曆 年月日葬於 年月日公之先出鄉

瑯王氏自晉丞相始興公導渡江而南世爲浙
人後有崑山學正諱夢聲者因家于官而太倉
之王自夢聲始又六世而爲公大父質庵公倬
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侍郎贈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
公又十歲而生敬美太常大司馬常命之曰吾
聞東海有鳳麟洲而兄弟其庶乎因署其讀書
之室曰鳳洲然而天下獵其詩及談說公之聲

身圖錄卷五
力氣誼者至變國俗一時三尺童子少知句讀
皆更相稱字而以足不及門與口不道元美先
生爲可耻故公之字至今獨著公且死碧瞳熒
熒精爽不亂卒之前手條家戒及身後歛塋諸
儀甚悉及期坦然而化享年六十有五公視廬
陵眉山差去一歲而其名行赫々亦畧相當嗚
呼公千古人也卽無銘其誰不能名王氏家言
者然天下但知公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

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寔相左
但知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經世之才
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晚托化人爲逍遙
游而不知公之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公氣
籠百代意若無可一世而不知公之獎護後進
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已出嗚呼然則海內士大
夫之未盡公者寧獨出處而已乎夫司馬公以
勛勞見讒垂八年而爲隆慶之丁卯 先皇帝

賜以原官越十有八年而萬曆之丁亥今
皇帝又賜祭賜贈朝廷之于王氏恩禮極矣禮
稱君子行不俟駕東西南北唯上所使分也而
况上之後先待司馬公者如是即使鞠躬盡瘁
畢命王室尚不足以稱酬恩徇知之萬一若徒
偃蹇明詔私錮清朝無論生者近對且何以
代死者報國哉不然公千古人也豈戀戀一官
者觀其身後之言但以勿累朝廷勿離大司

馬穴爲囑則平生君父大義可爲沒齒不忘者
矣公集後有弇州四部續稿琬琰錄觚不觚錄
藏於家公生時其文已傳不具論論其出處大
者旁及隱德以備國史某晚游門墻文獻足徵
敢繫之銘銘曰吾昔聞晉語云淮水清王氏興
肇六朝迄盛明淮黃合氣南征有大人主文盟
嘉隆季推王李誰佐之大小美才名高造物忌
遭 聖明洗家諱吐幽魂永終譽隱似懟出乃

身置金卷五
義彌留言悲可涕勿請郵勿卜隧君父恩矢不
昧後死者式來祭公之墟在昭位神鬼呵樵牧
避史闕文徵茲記陳繼儒撰右銘元美公遺命
請汪司馬伯玉伯玉卒請之趙司成司成病假
他手余爲之作此亦其子罔伯所屬也是藁罔
伯藏於家而今梓送者乃趙司成文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於堂下
徐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於堂下

公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
爭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
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
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東海張公獨惇尚
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
往必以理勝公亦嘗爲謝公鐸戲評其所能曰
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

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相與一笑而罷

魏莊渠嘗寄唐荆川書云公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多有好名之病以好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意告之其言皆深中人病蓋平日工夫所到故以此告人

中宮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曰吾乃汝之元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之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飲強之食始破葷血未幾遂以論奏逮下獄

示輒也或不輒發不特斷否限斷或又之矣日
平忽其下指童子行入上驚問之曰吾以汝之
中宮燕射容翁猶入奉身齋其未特罪之簡一

眉公見聞錄卷之六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陳恭愍公名選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以會試
第一人授監察御史提學南畿試卷明列諸生
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
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飭方

身圖錄卷六
憂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尋改提學會倖閩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

容曰先生旣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卽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聞毋喪奔歸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會肇慶大水公卽具奏災傷狀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掎剋籍富民供辨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瑤發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

見聞錄卷六
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使臣
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後貌
入貢所過震驚疏入留中眷知中官咸疾公乃
誣撫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遂遣刑部員
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
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
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梃掠聚曰死即死耳安
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

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
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千戶張
福建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
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
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疏裕裹尸而
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此
公志也

新鄭高公修吾鄉文貞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風

見聞錄卷六
旨者徐氏之族幾碎文貞作書達之新鄭書不
傳新鄭書則有錄者書云僕不肖昔在館閣不
能奉順公意遂至參商狼疾以去暨公謝政僕
乃召還僉謂必且報復也而僕寔無纖芥介懷
遂明告天下以不敢報復之意天下之人果亦
有諒之者然而人情莫測各有攸存或怨公者
則欲僕陰爲報復之實或怨僕者則假僕不忘
報復之名或欲收功於僕則云將甘心于公或

欲收功於公則云有所調停于僕然而皆非也
僕之意蓋未甚明也古云無徵不信前者地方
官奏公家不法事至僕寔惻然謂公以元輔家
居豈宜遂有此也且兔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
故其間情可疑法未合者悉從開釋亦既行之
矣則僕不敢報復之意亦既有徵亦可取信於
天下矣蓋雖不敢廢朝廷之法以德報怨寔不
敢借朝廷之法以怨報怨也念昔僕典試時嘗

見聞錄卷六
四
以試題致 先帝疑公爲解護僕寔心感之當
公不悅僕時曾明告之公公卽仇我然解 先
帝疑一節終不敢忘必當報效曹公而去言猶
在耳公不記憶之耶夫旣得以取信于天下則
乃可有辭於門下故敢奉書布區區之意今而
後願與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無使借口者得
以鼓弄其間則不惟彼此之幸寔國家之幸籍
紳大夫之幸丈夫一言至死不易皇天后土所

實共鑒惟公諒之不宜是時文貞之客曰呂需
號水山唐棲人老而負俠骨嘗僞爲徐使者持
文貞書回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
下口至哀泣號訴達于新鄭之內夫人乳媪以
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爲文貞潛解之而新鄭
之意亦且倦矣或曰得呂需力也

宣聖五十八代孫孔公鏞弘治時進士知都昌
縣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

見聞錄卷六
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
歲大旱公往視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
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尚寧府郡
王例避嫌改廣之連山時廣中盜起無不殘破
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
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
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於疫城中居民不滿數
百公至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

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
門固守公曰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
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携家屬于百里來投
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殖醞
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以賊激怒
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耳公乃大
開門有來者無不內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
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于郭外以瘞之流亡聞

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即城東北偶築
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處鄧
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
定屯于畚木嶺鄧辛酉屯於游魚寨侯大六屯
於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駐近城十里而盜
長尤黠驚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公遂不告之
僚屬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匹馬出城徑抵賊
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以悉呼其黨

甲出迓惟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
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公長以逆順
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咸感悟泣
下恨公來晚也公長跪奉卮酒爲壽公飲之不
疑衆齊喊舞約降送公既降諸賊聞風納款馮
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
公給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誥率敢死
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

身問錄卷六
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
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遂以其黨
五百來歸事聞有寶鑑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
副使賜璽書褒嘉俾仍守其地後官至工部右
侍郎

桑悅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
某人譔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祛穢乎何得
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譔以奏

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美乎
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
不足甘而一純項何殊卓具哉初悅名在乙榜
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
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
豈已飲上池水平其便利如此

吾鄉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灶上衆
大詫公具冠服拜灶如故未幾犬下灶遂死衆

又大咤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
自敗

余嘗見于闐國僧披紅禪衣袒臂閉關持準提
及六字大明神咒三年出關不效又復三年嘗
于就李包羽明氏啖口施食案前銅鑊焚百沸
湯正極沸時此僧于火上五指擎鑊底了不知
熱以竹葉灑之其冷如雨余親見之乃萬曆丙
申五月十五夜也僧言于闐國舍利甚多永樂

時遂呼爲舍利國其地百草皆香銀甚賤夜戶
不閉止有犛牛等物而無鷄鴨百蟲之類望見
中國三座山如黃金則峨眉五臺洛伽補陀山
也以故入中華朝此三山云

闍頭陀縮龜能以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
數十時隨其後輒令通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
俱赤體趺坐或入沸湯中浴或索酒恣飲噉不
問貴賤必分及顧獨好余甚蓋先見於元美公

及辰王家後又見之常州白家園客有問其道者曰治國必先於愛民養身莫善於寡欲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臥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輒不得已許之履祥故侈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

生因履祥以見願執終身翁爲人以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叅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寔贊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綴之然濠

謀四出諸郡士人積刦於威多以耳目應計勢
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畧親信義之
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
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爲若是莫不鄙薄之
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
不敢露濠旣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
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
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

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
未嘗歷蓋記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爲令
丞旣致仕遙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任廕一子爲
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爲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
益張翁不爲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
以從是時將撫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給也
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寔來觀釁先生遣
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

數十里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構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詭辭疑凶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

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為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先為永新人

泰和始為州其民之眾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朝初相繼為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顧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

見聞錄卷六
訟者雨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寃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李于鱗死其子駒後亡家貧白雪樓已鬻他人矣文人薄命如此

張東海先生墓在鳳凰山其子孫皆葬於此故其地稍廣而祭田亦不下二百畝三傳而至德瑜中乙卯舉人德瑜死三子皆名士以誥中乙酉舉人以誥死里人有思以役中之者青浦侯卓錕爲之立東海鄉賢書冊永免其役云

周公萊峰問陸平泉先生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

身開金卷六
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
傲烝烝乂不格奸是也卽此便是元氣
王公縱開人也性真廉介直正德初開守不理
於多口時適大明黜陟苑洛韓邦奇爲考功員
外郎太宰以守治狀不飭諭考功詢之多士皆
如太宰言然考功素知守才疑之聞公往問焉
公當飯客考功故久不起公曰吾當飯客考功
請同飯公曰弗堪供奉考功曰安有戶曹主事

可食者而吏曹員外郎不可食乎乃出一盂糲
食二豆蔬共食之客去考功以開守問公徐曰
開之士大夫皆曰守治開無狀民則皆謂守良
守後得不黜考功以公違衆持公議草具待賓
戚獨立佳士也遂定交云遷湖廣憲副適武廟
賓天群臣奉皇太后旨迎肅皇帝巨闡谷
大用者八黨之一亦在迎侍中強公長跪公不
屈肆行悖侮公脫冠裂服奔赴王府伏啓王深

慰答之而卽棄官歸。肅皇帝登極公上疏奏
劾大用奸惡辭甚激切凡五上而大用斥矣
甲寅之冬萊峰周先生將赴湖南乞言於雷古
和云廉者多刻須以爲戒
成化時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旁門入且以
文東武西榜於門德興孫清簡公需爲巡倉投
刺將據其所榜以僭劾之中官憚公嚴卒正主
客之禮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公華詩
船送家眷入京王公差人出問何等冠服答云
青衣小帽王公云旣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
可報我旣行報之王公聞尚遂初服亦不引見
但贖送封君冬米一石此平翁爲余言之
陽明先生之父王海日公公將生母孟淑人夢
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
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昇汝

身是金卷六
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兄名榮以符夢
也余嘗得公手書笑塵二大字刻之讀書臺甚
軒翥有勢

萬曆壬辰甲午間有老人自稱數百歲人言嘗
見高皇帝尹髻頭又言素與張三丰善相見
無他語各大笑送墓誌一本而已又言海外之
國行遊者凡數萬里遇猿猴時頂山果於首以
獻我若群從人則撒果於地不首獻也每見士

本事語故點兩先生云 肅皇帝之精明而不
記人過如此

文温州林衡山先生之父也官永嘉時地產美
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
民何濟使歲爲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
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異召當擢憲職適讒
言至竟授太僕寺丞

陸平翁爲宗伯時議陽明先生從祀平翁不欲

輕覆俟論定而後議上時陶公大臨云上不
難以伯爵酌公何况廟祀平翁云伯爵者朝廷
報功一代之典從祀萬代之典卒不能奪後南
中科道至叅論陽明先生平翁云此又多事矣
永樂時極重醫勅命貴宦子弟皆讀軒岐書而
悉從吳人張文伯講授文伯諱倫能文章與高
啓徐賁張羽善有才子聲

徐文貞公于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

大夫輒指其曾高祖而上曰與我善又自詭爲
王鉞而不顯言之但議論間隱若威寧伯者一
時士大夫皆欲得其引年却病之術或獻金錢
修藥餌而卒不効也老人號醒神鬚眉及眼睫
毛皆白其寔一社日生人耳或有問予真僞者
余曰此輩正如假骨董往往入富貴公卿家文
衡山先生見僞物必爲題跋甚則昂其直使售
者小有所濟余之待老人也亦然陸伯達曰聽

醒神老人語正是一本活西遊記尤可笑

肅皇帝修玄時鄭王厚烷上演連珠以諷上怒會給事中呂時中又以疏入怒愈甚批曰使厚烷爲君以呂時中爲相天下當太平呂惴惴席藁待死然積俸已深銓曹不敢推陞其下皆至壅塞久之僅以僉事出呂上亦勿之問也呂大喜過望而其後會推閣臣御筆竟點張治李本中官言上見呂給事疏頭有以敦治

奉肅皇帝密諭云汝茲所對敷以裏言夫神仙笑法官正以已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已鍊成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肯輕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秋二氏各一御至今十數月未幸一御繼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盈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妙也題臣適以修煉

身圖錄卷六
之士不肯輕用神氣上奏伏蒙 密諭臣恭捧
讀仰惟 皇上於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
臣臆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道德經所謂嗇心
印經所謂存守蓋已先發之惟神仙者知而能
行衆人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功夫臣愚昧不
能通曉然觀叅同契所論似只是鍊自己身中
陰陽二氣使交媾凝聚至於益加懼懷此則修
仙之真基且目下於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

題以聞本日申時奉 說汝謂果懼懷則是却
病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疾內
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於身中已鍊此又
絕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
我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哥云大道不離夫
與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如我之左
患非止病後失賸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
只拔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 聖

見聞錄卷六
說臣恭捧讀 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
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身
中已鍊委爲絕難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
家仰惟 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
景難於忘情急流難於把舵須直有入火不焚
入水不濡手段乃能之此玄聖榔梅哥之云所
以惟玄聖能行之也蒙 諭左患有乘害者仍
資符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及中

剛等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繫之至謹具題
以聞本日亥時奉 答汝問中剛等書符某有
驗並無一竒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
父母不瞻妻子何不專心教法曰我是清微一
篆無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知徒以吟詠爲上
道法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畧可耳太
上戒律初不同釋後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委
第一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厘失斤悞怕

人汝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諭可語於春芳
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題伏蒙 答諭
臣恭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
亦豈特道士哉翰林官之於文章中書官之於
字太醫院之於醫皆此類耳蒙 諭仙妙委第
一難臣以爲不難則亦不足以爲仙妙惟知其
難而慎持之庶可免厘失斤悞也蒙 諭可語
於春芳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臣謹欽

遵俟春芳明早來領 諭語之謹具題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酉時奉 密汝
以我密諭切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
侍內侍未宜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
父天恩示非二炁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
資卽金丹也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
一日方一御者左患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
落未有力昨因得彼真氣遂通健已安七分多

天恩可不深感也夫以恣淫貪色喪命之具他
每名曰修補何曾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適奉
諭以事關 聖躬具謝茲又奉 密諭荷蒙
皇上俯鑒下情臣益不勝感幸之至臣惟仙之
與凡其懸絕不啻天壤然其辨却只毫釐 皇
上以仙行求仙是以兩得而世人以欲心求仙
是以兩失此豈可以並論哉臣曾蒙 賜諭云
仙人鐵心釐失斤悞怕臣固已仰知 皇上之

於仙修有真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
以聞右皆 肅皇帝手札下徐文貞公亦密對
不刻文集中味語意 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
房中之術所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
爲文貞贊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

累朝以來閣中凡有密奏及奉諭登答者皆稱
爲揭帖其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大
以文淵閣印緘封進御左右近侍莫能窺也諸

凡軍國要機朝廷大政上意之所欲出而事理未安政體之所宜行而睿衷未發諸司待命而未報言官力諍而難回者閣臣爲之從中調劑就事匡維其妙用全在一揭然揭亦不敢數數輕進每進揭主上輒動色謂左右云閣下揭帖至矣其重如此自江陵之後建言者多朝廷厭其激聒疑其挾制時處一二人而閣臣務欲暴白心跡不論是非輒上揭申救而主上亦以爲

套不復省矣以致諫臣之疏與閣臣之揭日輕一日可歎也

少司馬陳公洪謨武陵人初出守漳見文廟樂器久壞遣人求泗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嘆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文公朱先生祠已敝壞祠後有峰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爲芝山書

院乃祀文公於其中以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峯
爲配又遴選庠生數十人延請莆田方伯翠渠
周公瑛及其子大謨君爲師友士習丕變郡父
老相傳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峰送青排闥自
天寶以飛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
蓋若有待云守漳之三年有畚人居海濱者見
有大鳥飛過遺一尾於水邊長七八尺五采炫
煥衆以爲鳳尾拾以來獻翁命寘之庫中畧不

爲異後鎮守太監遣人來取翁答以久焚之時
服公雅量

羅念庵先生拜唐荆川公公他出荆川之翁出
接先生坐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
與他說交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
是先生對云此病在他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
有

平泉陸公會試時時王公華爲太守王夢見城

墮庭下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陸公之外父李秀才問之曰汝婿平日何爲夜夢如此可異也李對云只是不苟已而遂報會榜第一

沈太史晴峰言國制司禮監九人其掌印者一如首揆歲納二十四監銀各三萬兩約有七十萬之數其八人則李輪二人管事凡內之傳宣外之奏請屬焉是君相之情所由灌輸也二人

應直例於吏禮戶兵四部居間二事事約千金宰相以此餌之實借以通官府消息故有所執奏陳請皆如意自蘭谿趙相無權謂遂不復如絕其請此輩貪忍成性且積習驟止尤所不堪遂百計撓閣權至章疏之入三四日不下則乘其搜廊呼吸之頃目覽手披不暇詳悉中有不妥卽因以指摘媒孽使主上輕宰相官府成水火矣朝制每日之申則內使二錦衣二執黃

旗樓廊宰相翰林諸公俱出故以此苦之此包羽明得之晴峰公者

王進德者名敏寧海人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半夜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愧謝不敢出聲逸去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

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太學生後拜監察御史

肅廟朝徐縉講論語曾子有疾章空鳥之將死四句既而有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講明日還補進來上之英明特達如此

眉公見聞錄卷之六

眉公見聞錄卷之六

來書上文英四林叢叟出

藩官忠愛所孤主常駐耳何必鞫即日數脈茲

四日親而亦 咄休不內閣云今日鞫書且具

肅藏神翁辭鞫會于亦燕章空鳥之報及

耗盪察咄虫

和鞫門双氣馮乘之遊數共為却以大學生終

眉公見聞錄卷之七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王弇州狀徐文貞公云 世皇如白日之麗天

而忽為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為霖

雨是故似難而寔易 穆皇如白日之麗天而

浮陰時時翳之公直欲解駁其陰翳而復為白

是故似易而寔難

洪武十九年二月十四日該本監官 於奉天

門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恁陰陽官人每都

不要丁憂永為常例永樂二年二月十七日有

本監五官司曆潘緝熙父故要回奔喪該監官

奏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着他去欽此天順二

年二月二十九日五官靈臺郎方欽母故呈乞

奔喪該監官引奏奉 英宗睿皇帝聖旨照例

欽此成化元年二月十二日監正谷濱母故奏

要奔喪該本部具題奉 憲宗純皇帝聖旨照

例欽此成化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五官靈臺郎

吳英父故奏乞終喪該本部具題奉 憲宗純

皇帝聖旨准他去奔喪欽此及成化十年三月

二十日監副楊瑛順天府人繼母病故奏乞躬

葬成化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官正皇甫敬

母故置丘塋所順天府地方奏要安葬成化二

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漏刻博士袁洪父故置地順天府地方奏乞奔喪安葬禮部節次照例題准俱限三箇月奔喪安葬畢日照舊辦事國家之重曆如此

停雲館朱巨川告刻鄧喬二跋余藏又有陸太宰完題不及刻跋云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

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禮吏部尚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勅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梭易之劉涇得余顏告

身聞金卷七
青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秘玩王詵篤好顏書遂
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
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記獨存
梁太祖御前三印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
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
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時旣入御
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
耶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

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
人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真宰相其曰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真中興以後
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勅後細書首行云太
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
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
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

事矣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闕第二行云守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即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尚
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
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
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
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樛尾尚書侍郎左丞
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
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

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
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
名益可驗此告非今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
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跡尚裝
爲秘玩况真跡耶宜何如其寶愛之也特在正
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此跋精核辨博今之
收藏家即具隻眼如公之反覆檢括者少矣
吾鄉兩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瑩宅在東門

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
庵右顧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
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
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草
蕩既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
曰子孫必敗於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
傳而賢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知城市不如
郭郭郊郭不如鄉村前輩之先見真不可及也

徐文貞公之舉也實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
歲而女奴抱公窺簪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
之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考宣平
績還道括蒼嶺公復自輿而墮其下沈深峭石
戟巨無全理顧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絰於樹
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又嘗寘公於古剎讀書
剎故多魅僧苦之公宿而魅不出思復公始心
異公閱歲補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

迎思復公戲謂公云父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恩
天性也公應聲對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
人倫哉十五而補博士年二十廷對大司寇林
貞肅公俊得公所射策謂當第一以屬內閣時
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居首揆用子嫌不預讀卷
諸閣臣持故事謂林公所取抑居第三人公故
居近城西隅瀦水曰少湖嘗讀書其傍自號曰
少湖當公拜首揆曰少湖水忽作五色踊起高

八尺餘踰兩時始息癸未元旦朔地震疑之者
曰是何祥也得無虞於大臣耶亡何公遂薨
賜谷吳公名傑武進人正德時年掌院事李宗
周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
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之上曰宗周所薦多
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上曰吾當自試之時
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嘆
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讒

見聞錄卷七
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上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進藥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頃之試馬御馬監卒腹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游幸必以公從嘗侍上臥至以肩倚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而以屬

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銜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掖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

見聞錄卷一
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
公公馳至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
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
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
宣府公脉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疾亟矣幸可
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卽死寧有
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
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卽詭言曰且愈

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

二原王公承裕自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
月先生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
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
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鼻
吸三斗醋耶公後果至南京戶部尚書公父恕
卽端毅公生公七歲作屋隙詩畧曰風來臬上
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

春秋則於太淑人所取錢十數文具香果而祭
之其齋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
聖賢我古來脗齊不齊謹當謹

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間先生與人言論
侃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
深沉和平乃爲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福
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必期
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爲

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洪武時薛公祥爲工部尚書太師李善長奏鳳
陽宮殿人匠魘鎮祥面折曰太師一日壞天下
人若此恐不利于子孫乃分揀交替不在工者
并鉄石匠不罪蓋蒙其奏活者數千人明年丙
辰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等匠作上等上怒
命將罔上者棄市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
側遂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抗言極諫得令

身置錄卷七
悉用腐刑祥徐奏曰若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後工可其請遂不謹

張公諱賢字思齊予鄆道安里人也居縣北衙道村家世業農父諱宣配王氏二室劉氏生公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乃棄去躬稼穡久之年瀕三十矣一日爲里中人所困公豪邁人也氣霍霍不能堪乃拊几歎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群小侮我齊民耳不學何爲乃復

取舊書讀之尋入爲學宮弟子從師取友朝夕淬礪或時廢食寢踰數年而永樂乙酉舉鄉試矣其性敏而志篤如此屢赴會試不第謁選授吏部司務荐陟驗封司郎中云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餽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爲板張超拜山西右布政使長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紀

不敢隱其實對公怒痛箠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方臥病時語其二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我真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洛陽周公濟母喪躬修塋域見良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旣覺悟曰乖崖乃宋張忠定公詠之

號已而考之寔葬其地周公正統時人由監察御史官至安慶府知府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論至午刻留款止魚殮而已家甚清淡

漢高約法三章光武除莽苛政卽書刑新國用輕典也我太祖條例云朕自起兵以來至今四十餘年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者法外加刑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又云此特權時處置頓

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當用子孫做皇帝時止
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剗割之刑敢
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刑平
國用中典也

宸濠之敗寔由梧山李公而世無知者公名堯
嗣四川內江人武宗已卯十四年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畿聞宸濠增
置護衛嘆曰虎而附翼禍將作矣遂力陳反狀

廷議難之乃公旦夕設方畧飭武備以禦賊爲
念以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得人莫守也時都
督楊君銳先爲指揮使及諸將庭叅於衆中揖
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於子毋負我乃奏請
使視事庚辰十五年夏六月宸濠稱兵犯闕江
左之地守禦戒具已悉備矣賊兵東向陷九江
舳艫相接氣焰甚熾直抵安慶城下時白巖禱
公任南本兵公相與矢曰都城之內公身任之

畿輔之地其命寄之遂相與協心王室京師戒嚴公自將兵萬人屯於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飛檄皖城諭以忠義銳感激思奮嬰城固守相機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克捷公又數潛遣間諜順流而下給云王師十萬四面至矣賊累得諜語益加驚駭由是而散亡者十之四五繼而發銳卒善水戰者千人盛其幟幟乘飛艦百餘艘鼓譟而進聲爲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

謹聲動地銳卽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蹂躪沒溺水爲不流時宸濠營於黃石磯聞敗宵遁賊兵在安慶攻守者數萬浮營江岸舉目颯然爲之一空公分兵守采石爲江防自將兵逐北收復九江俘賊首之據城者數十而撫釋餘黨宸濠奔入鄱陽湖諸賊隨道遁竄從濠者無幾遇汀贛巡撫王公陽明之衆於湖中不戰而就擒矣事甫定武廟降勅褒之時親征幸

南畿凡在扈蹕罔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爲
奇貨有私語公曰宸濠之役蓋早圖之首論在
公顧力行何如耳公艱然應曰上御六師親
征功歸于上苟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侯亂
平事定奉駕迴鑾欲掛冠東門效赤松子范蠡
之樂至於功利非所計也語者慚退後論功者
竟不及公一時公議爲之沸騰有御史胡公潔
按南都目擊其事乃題爲論列軍情事宸濠六

月十三生日十四日諸臣謝宴是日卽殺害都
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拘禁衆臣封收庫印十五
日差陳承奉并凌十一等中入鄱陽搶擄船隻
十六日燒降南康湖口等處十八日徐承奉等
領兵據九江二十七日攻圍安慶七月初一日
宸濠大舉出城初二日開船初四日到鄱陽湖
初五日出湖口初七到黃石磯前此李克嗣與
臣議處陸續調發兵糧防守安慶等處猶恐不

能解散其脅從之徒李克嗣節發間諜大牌云
為緊急軍情事該欽差太監總兵等官統領邊
官軍十萬餘一半將到南京一半徑趨安慶并
調兩廣狼兵湖廣土兵即日水陸並進俱赴安
慶會兵刻期進攻江西叛賊今將火牌飛報前
路官司一體用心防守預備糧草聽候應用等
因十一日宸濠到安慶十三日巡哨賊船到池
州府李陽河過江遇齎火牌者奪到軍營十四

日夜賊兵潰散十五日宸濠大敗二十日復到
江西本日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王守仁并吉
安府知府伍文定等統兵到省城二十四日進
兵二十五日圍黃家渡二十六日宸濠就擒終
始大畧如此臣竊嘗論之人皆知逆賊之敗由
於江西而不知其寔由於安慶之挫人皆知逆
賊之潰由於安慶而不知其寔由於間諜之功
何以言之方叛賊之至勢甚猖獗如過南康湖

口九江等府縣彼處官民若非望風奔竄則皆厥角稽首逆師所向若履無人之境其視安慶已如掌中物矣幸而守臣楊銳遵聽李克嗣臣約束堅壁清野戮力戰守相拒十數日餘擊死賊衆頗多斯時賊之鋒銳已挫矣及宸濠舉國而來舳艫數十里旌旗蔽江而下自號精兵八萬威聲驚震於安慶故上自湖廣下自南京等處人心皆洶洶矣又幸而間諜效靈若或使之

齋火牌者適遇巡哨賊船奪至營中衆相爭視驚駭以爲天兵南下矣烏合之衆脅從之徒次夜卽解者至十之四五楊銳乘虛奮擊賊衆自潰而歸安慶一城人民得以有生南京各處地方賴以無恐宸濠不軌之心亦將潛消默奪望故巢而奔突不暇矣自是而後日漸散亡及反旆而回所餘賊衆不及數千黨與旣散逆勢益衰黃家渡之捷雞籠山之擒有由然也斯舉也

見聞錄卷七
以爲全非江西固昧得魚忘筌之謂以爲全歸
江西寔冒因人成事之譏是何也計自作叛之
日至于潰遁之時竊據已四五縣遷延已三十
日借使江西營謀能戰何無一兵一卒以追躡
其後耶不躡其後猶之可也何首惡出城已二
十日不敢窺彼巢穴直候其復歸而後乃敢入
耶由是言之始而離巢氣焰盛熾莫之敢當復
歸之時垂首喪氣不勝委靡乘其敝而襲之無

怪其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昔人有捕虎者虎負
嵎爪牙森然莫之敢撻此有人焉挫其牙剪其
爪驅而逐之深谷之中彼有人焉從而搏之語
人曰我善搏虎也今之勢何以異此觀此知逆
賊興亡之由不待辨而明矣夫當國家事危勢
迫之秋正臣子據忠報國之日安慶之以守李
克嗣之以謀江西之以戰所爲雖各不同而其
爲國刷恥除克之心則一也疏上不報壬午

見國朝錄卷十
肅廟改元改太子少保後歿謚康和予拈出與
陽明先生並傳

大臣物故子孫請謚者例行吏部查取有無曾
經言官論劾而第其上中下之行爲之請謚其
有奉旨舉行者則例不行查往費公宏以輔臣
歿于位又該內閣大學士李時題奉欽依一應
卹典本部查議舉行皆未嘗行查也霍韜以宏
賜謚文憲爲犯 憲宗純皇帝徽號爲禮官罪

夏公言時爲禮官辨奏云擬謚出於翰林賜謚
由於欽定寔與本部無干夫謚以易名節以一
惠周公作法上下同之未聞謚之有諱也是故
周天子之謚有文武成康宣穆當時之臣如晉
文公不諱文王衛武公不諱武王魯成公不諱
成王齊康公不諱康王楚宣公不諱宣王秦穆
公不諱穆王蓋惟其行不惟其分此周道也且
憲本廟號非徽號也廟號且諱則謚尤當諱也

身附錄卷七
若曰謚所當諱則 憲宗純皇帝之純字是已
然則 太宗文皇帝之文不尤為所當諱者乎
然本朝謚文憲者三人矣成化間賜謚彭時正
德間追謚宋濂又如黃福劉大夏並謚忠宣是
為犯 宣宗許進謚恭毅倪岳謚文毅是為犯
武宗楊守陳章懋儲瓘諸人謚文懿是為犯
懿祖若如其言皆當改正者也夫前此皆不以
為諱而何獨疑於 憲廟乎奏上 上是其議

謚如初

沈青霞之子襄居獄以土造銅鼓矢之天曰此
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冤當白鼓成擊之不鳴則
又搏土為之如是者幾年一日果有聲卽是年
出獄

成化時宛平沈簡庵祿以戊子舉人選通政司
經歷公夫人贈壽寧侯張公之女太保昌國公
之妹 仁壽太后之姑時太后始正位中宮在

通政司甫三載超遷本司右叅議俄轉左歲甲寅進右通政戊午進通政司使旋侍經筵壬戌改禮部左侍郎十餘年間奮自卑官列九卿進亞宗伯其卒也特贈禮部尚書遣官諭祭治葬恩數之隆世無與比公之先松江上海人永樂初以閭右徙京師遂爲順天人今海內但知吾鄉二沈公度粲以布衣登卿寺不知簡庵亦可鼎足也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効用內庭上曰此人已至三品更欲何爲而勇於自廢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因讀太祖御集有曾秉正以訓導言事歷官至通政司後得罪免死竄使還鄉里秉正鬻四歲小女聲言爲資以歸太祖聞之怒諭云爾旣不能爲人之父實難種於世闍之二事皆非常記以見異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務爲韜晦以名者造物

所忌也惟其子女敬好名每嗤之云別人開我家都穆著書自開偶乘輿與畫一梅悔曰有一能當蔽一能何乃自表襮耶

歸安凌賢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尋又謫均有隆平侯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大任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若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上歎曰汝

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

褒而遺之賢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召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僚案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榮而橐無長物至以書抵家令賣產以供既卒計聞於上悼甚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鳳陽苗衷

志其墓

世廟臨御以來群臣以言獲罪罪有大小旋決
遣惟富平楊公爵泰和劉公魁大平周公怡下
錦衣衛獄七年不死楊御史周給事劉公爲工
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嘉靖辛丑秋有詔徙雷
鼓天液池西費且數萬公密會計因上言內帑
空損幾何歲入幾何而一役之費至若干竊恐
必與禮請暫止雷壇工以舒國用其言關係甚大

蓋公是時年已五十有六當封囊時取俸金三
兩與家人治後事比 廷杖入獄瘡甚咸謂不
救錦衣百戶戴經密以藥酒飲之幸不死日與
楊周二公誦書講學諸校傍聞其語嘖嘖感動
乙巳八月神降於箕乞宥三諫臣得 旨釋放
爲民未踰旬復遣逮者至明年丙午祈雪不得
獄禁加嚴食多不入校尉楊棟憐之通食如常
丁未十一日官禁火得赦還家公別號晴川舉

正德丁卯鄉試少聞白沙陽明之學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江漢既平觀被徵洪武初

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

王經十一月冬暖如春上召借危素詹同吳

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御製賜之曰卿等

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暖

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

重麗日繞龍鱗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

闕宸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上

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七月命觀改定

太廟祀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

子某者為令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

請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即召還

以為禮部主事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

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

年三月上念姑蘇為京輔重地出知蘇州府

既蒞事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
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彛張羽闡文
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
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致之禮成
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
堵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為諸生時家赤貧至
饗殮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

媪見其旦晚經門之官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
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
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
媪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

姚士祥更定三字

眉公見聞錄卷之七



